醫斷

ARMY MEDICAL LIBRARY
WASHINGTON D.C.

01
399

Or 399

醫斷序

吉益君為醫也。稽古立極。明今御方。益其所祖述。特在張仲景氏云。乃至其發奸誅邪。排圖解難。確乎不可拔。凜乎不可動。譬猶執鉞旄制圃外命也。是以世之疑且懼者多矣。而至衆工糾措。見以為遊魂行尸者。得君能起。則世不可以無君也。平居僧。為世之疑

潤杏樓藏書印
TU 23 Sept '49
445083

懼○吐剛茹柔○阿媚希售者○
奚其無持操乎○且也市生
之初○裸裹耳○藉令術之不
行○亦豈失為裸裹乎○何媚
世之為○屬者○其門人輯錄
師說○命曰醫斷○此書之行
也○疑且懼者○亦益多矣○而
后○識者左袒君也○猶瞿圃
之射焉爾○

長門瀧長愷彌八父序

所遵行而無疑不可知之福不可也雖不可知之福不可
有其所可知者一然亦可以知人行之福雖難知人之福
之人行福雖難知人之福之人行福雖難知人之福之人
之福者也此其人之福之人行福雖難知人之福之人
之福者也此其人之福之人行福雖難知人之福之人
之福者也此其

斥醫斷

法眼 平安畑惟和神安甫 著

余読鶴氏所編吉益子医断癃書而歎可為大息者三可為流涕者二其佗皆理而傷道者难徧舉矣夫医虫小道其精理妙用非聖人不能肇修之也是以古今医流虫有卓識俊才迥出于人者然其論辨取舍一皆折衷於経而終不能更其轍也人命所係至重綦大豈可不慎哉而彼書也断然擯医経弃陰阴変古今不移之道而異其端矣嗚呼此言之行也後将不勝其弊矣可為歎息者一也虫以仲景明敏猶奠信於素問陰阴大論彼書虫称取方於仲景然取舍任意加以忘説謂人蔑無補而怠下痞鞕附子非温而逐水気然則仲景何不舍人蔑用枳実代附子以耳遂乎可謂無稽之言矣可為歎息者二也夫政有王霸之別吏有循酷之異医道亦然彼書論術甚率易分證尤忽畧不求標本不究病因有攻而無補矣譬猶李斯商鞅之術郅都杜周之治如此而不敗者幾希也可大息者三也虫死生有命医事所關亦大矣原治術之得法以回生與失宜以速死則可以知之矣吉益子謂死生者医所不與也此言之弊終令庸遇者視人死如风花吁民病将疇依可為流涕者四也其最勝悲者初誕嬰兒不羅稟賦渥薄一切攻擊之施古今経法置而不論臆断所是無少顧疑至痘疹之治慘刻益酷可不謂忍乎可為流涕者五也此五者誠足以為天下後世之患夫俗衆悦耳詭辯驚聽彼人之論亦取快一時而其実有不測之禍不可不罪也作斥醫断

古人謂醫為司命官者。蓋本諸扁鵲之言。是不知道者耳。止誣扁鵲惑來学者。莫斯為甚矣。

司命出周禮。星名也。扁鵲引而諭之。思邈借以名醫。猶管子以穀米為民之司命。孫子曰將者人之司命。可以徵也。聖人制医藥。以濟民夭死則借司命以名医。亦何不可之有哉。誣扁鵲惑來学者為誰也。可謂離蹤而跂訾者也。

醫斷

西肥　鶴冲元逸著

司命

古人謂醫為司命官者蓋本諸扁鵲之言是不知道者耳扁鵲之言曰疾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是謂雖司命而不謂己為司命也可以見己夫死生有命也命者天之令也孔子之所罕言諸子之所不得聞也醫其如夫命何蓋醫者掌疾病者也謂之掌疾職則可矣謂司命官則所以誣扁鵲惑來學者莫斯為甚矣學者思諸

死生者命也自天佑之止医焉能死生之者

死生有命出子夏之言顏子而夭盜跖而壽貴不能奪賤不得讓數盈運盡無奈之何此夫人所知何煩說之為然又有不平者有自取者王仲任所謂強弱壽夭之命所当觸値之命及正命遭命隨命等之說議論多端終難得其要領此即聖人所罕言也而況非聖者乎蓋煩說之必惑人輕言之則傷物言之有弊先賢慎焉夫惟忠臣烈士舍生而取仁犯難而踏義者臨時自斷曰死生命也則可已其他或為慾伐性因忿忘身者至其不可奈何乃亦曰命也此豈命哉乃自求也然亦自傷而止無害乎人矣惟刑官與医者決不不可言命也言必有害乎物焉何則医与刑官皆與生殺之事者也平反則多活失入則多寃診應病而起方失法而斃片紙具案一匙藥劑殺無辜而折多壽莫斯可畏以生殺為重任畏

死生

死生者命也自天佑之其唯自天佑之醫焉能死生之哉故仁不能延勇不能奪智不能測醫不能救唯因疾病致死非命也毒藥所能治已蓋死生者醫之所不與也疾病者醫之所當治也故先生曰盡人事而待天命荀人事之不盡豈得委於命乎是故術之不明方之不中而致死者非命矣孰古之方體今之病能合仲景之規矩而死者命也質諸鬼神吾無愧爾世醫動輒預定其死生彼其意謂斃於吾手則害

之愼之猶恐得罪於造化而況一託之於命而謂己不與焉乎此非所宜言也又敢唱以尊人乎若其說之行也庸医凡工不論己術之粗苦人死則曰病吾除之死生命也医不與焉黠者藉以為口実愚者信以為実然競為酸酷無復忌憚其禍豈可勝言也哉出言不善幹至於此凡為医者所宜深察者也

死生者医之所不與也止執古之方體今之病能合仲景之規矩而死者命也質諸鬼神吾無愧爾

天地大德曰生聖人為医藥濟民夭死書称天工人其代之周礼載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于医師歲終則稽其医事以制其食祿先王所以愼死生者至矣盡矣死生而医不與則何為書死終以制食祿乎嗚呼契然無心于死生者非医矣是以良工知幾微而治腠理故使良医得蚤從事則疾可已也身可活也及其入肓膏也虽神医無奈之何吉益子言死生者医之所不與者蓋本諸扁鵲之言也然亦不知本者已扁鵲之言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此以未入骨髓者與既在肓膏者言之矣若使齊桓蚤從扁鵲之言則病可已也身可活也有病不治而死不可謂命也虢太子待扁鵲而蘊可以見也故使良医蚤從事則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然世医專以死生為己任者疑乎仁其失愚也言死生医不與者疑乎知其失賊也愚與賊君子不由焉医当以可治為可治以不可治為不可治何必言命耶治人病不愈而皆謂之命也豈理哉假令仲景当之我不信焉況不為仲景者乎況不合仲景之規矩者乎須徵諸聖人之言而後言命也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此之

輙有無窮之死生彼其意謂斃於吾手則害

謂也、世医動輙預定其死生、彼其意謂斃於吾手、則害于名矣、止死生醫之所不與也、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医之能事也、古之道也、工拙之所以分也、何尤世医之為哉、彼既謂眡其死、猶且盡我術以望其或生、然而不生、然后可謂命也已矣、嗚呼視不可治而欲治之、愚也、古人不為之、非為害于名、治之無益也、是扁鵲所以視桓侯之不可藥而逃去也、其言忘死生於執刀圭之間、辟諸操舟者、言忘覆沒於檝桿之間、豈可哉、

元氣之說。聖人之所不言。六經莫有焉。止是豈可慮衰者。哉亦可補乎哉。

元氣之說、蚤不具於六經、其義則備焉、吉子以名求之而不得、輙謂六經莫有、聖人之所不言、可不謂昧

于名矣、間有一二中者、益信其臆不爽也、夫察聲氣色、眡其死生、周官所命也、豈不可乎、虽然、察之以臆、眡之以臆、使其生者輙編之鬼籍、恐乎束手以待其斃、是豈仁人之用心乎、故既眡其死、猶且盡吾術、以望其或生、古之道也、然而不生、然後可謂命也、已矣、唯重其名、故唯眡其死、不能忘死生於執刀圭間、所以惑也、唯重其仁、故唯眡其生、所以世醫所謂死者、間有起者也、故曰死生者、醫之所不與也、

元氣

人心之不同如其面也脉亦然止先證而不先脉先腹而不先證也

古人以四診病自望始焉蓋診外乃內也彼盭經旨反古法詭入不由戶其以人心之不同比脉之有異可謂非類矣若夫堯舜之心霄壤不啻也然其臂不為桀短不為堯長則脉亦宣天淵乎故曰以心比脉可謂非類矣

扁鵲曰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脉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可以見已

扁鵲欲奇已術故張言以奪中庶子其不待切脉望色聽聲寫形者此奪張之言耳反其人診太子則曰陽脉下遂陰脉上乘此切脉也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此望色也反其聞其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則聽聲與寫形之診可謂詳且明矣鶴氏之不然讀書漫引奪張之言以為之證可謂認影響失其實者已

如留飲衆脉千狀萬形或無或有不得而詳矣夫脉之不足以證也如此止自取之甚矣医其思諸

留飲之脉或見如結如散不可以名狀者此所以為留飲之脉也病怪則脉亦怪如沙脹邪崇有此病則有此脉怪病亦有屬飲者皆脉道窒礙所致已医眩此而言脉不足以證者可謂執一廢百矣五十動代脉之說靈樞八十一難論之仲景亦謂動數不滿五十短期未知夫代者止歇不還之脉陽氣竭盡而元脉不接續也至或如雀啄或如屋漏或如弦絕者與死為隣也仲景曰得此脉者必難治所謂予之短期也進退動數以見緩急輕重之候豈可謂無此理乎其佗如傷寒心悸脉代者腹痛結滯止代者妊婦惡阻脉代反結促者阻滯者則脉復平不可一途而論之也至匿其病情令医診之以驗其土拙則蘇東坡有論爾之慎疾者不可以不知焉

平物平、天元者萬物之初、是以易之教、以元為大、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天地之大德、所以生生不已者、非氣而何也、繫辭曰、精氣為物、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在天為元、在人為仁、在人身為体之長、與孔子曰、元者善之長也、天非元無以運化乎萬物、君非元無以運化天下、人身非元無以運化乎四肢百骸也、夫元原于天行于人、通于萬物、呼為統名、此亦不外於天地自然者也、彼曰、是豈可虛衰者哉、亦豈可補乎哉、非也、此氣衰則化育失時、災害並至、君不君、臣不臣、干戈爭起、天地四塞、礼記曰、氣衰則生物不遂、衰氣不可不益、易曰、損而不已、必益之、以益、書曰、變理陰陽、寅亮天地、可見此元氣或時虛衰、亦可以益之、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天地之氣且可益、況於人身哉、孟軻曰、氣體之充也、苟得其養、無物不長、夫名定

元氣之說、聖人之所不言、六經莫有焉、蓋自漢儒創也、下至唐宋大盛、並為醫之恒言、曰元氣虛、曰元氣衰、曰補元氣、夫元氣者、陰陽一元氣也、天之所賦、人之所生、所謂先天之氣也、是豈可虛衰者哉、亦豈可補乎、哉若夫隨年齒而旺衰者、天地之道、萬物之常也、非人力之所能挽回矣、如其當強壯而衰弱者、則有所抑遏也、除其所抑遏者、則自復其常矣、彼不辨之、妄以為虛衰、而欲補之、可謂愚矣、又曰、行氣則病自除、蓋本之素問曰、百病生於氣、氣生病

而実辨言正而義行彼妬繆於道而誘其所好也荀卿以為乱正名使民疑惑則謂之大姦豈可不慎哉

若夫隨年齒而旺衰者天地之道萬物之常也止說者不論反此誤矣

隨年齒而形與神旺衰者素門論之詳矣夫元氣之在全軀也徹上徹下無所不至此氣也分之則為陽為陰為精神生氣通天論曰其氣三是也有所抑遏而不流則為病所謂壯者氣行則已怯者則著而為病此非真氣之衰也氣不流有似乎衰耳所以不用補氣之藥反施耗氣之剤也内

經所論陳言載人所說亦不可不知焉豈說者不論反此乎彼適不思諸

之者毒也毒乘之也豈氣特病乎又豈毒自除乎說者不論反此誤矣

脉候

人心之不同如其面也脉亦然古人以體肥瘦性緩急等為之規則然是說其大抵耳豈得人人而同乎醫謂人身之有脉猶地之有經水也知平生之脉者十之一二耳是以先生之教先證而不先脉先腹而不先證也扁鵲曰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脉望色聽声写形言病之所在可以見已且如留飲家脉千狀萬形或無或有不可

腹候

視疾之法、背腹手足上下、無所不診焉、如仲景所謂結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則痛、但滿而不痛者、此為痞、又按之濡、按之石鞕、按腹之法、蓋為審也、其寒熱虛実、腎間丹田、若夫裏結硬薑、可探而知焉、則可以知病之状也、豈啻腹已哉、如扁鵲循其兩股以至於

得而詳矣、夫脉之不足以證也、如此、然謂卫動或卫十動、候卫臟之気者、妄甚矣、如其浮沉遲数滑濇、僅可辨知耳、三指擧按之間、焉能辨所謂二十七脉者哉、世有隱其病、便醫診其脉、以試之者、乃耻其不知之似拙、以意推度、言其髣髴、欲以中之、自欺之甚矣、醫其思諸、

腹候

腹者有生之本、故百疾根於此焉、是以診病必候其腹、外證次之、蓋有主腹狀焉者、有主外證焉者、因其所主、各殊治法、扁鵲

陰問觀大表之間無所不診也

臟腑

甚矣哉吉益氏之解医也以周礼不分藏府非医書之言周礼之書非為治疾而設其言何一一盡医理乎彼既不能以周礼治疾而以医書治病則医之言不可以不取則焉如吉氏謂藏府陰陽腎命門心包三焦之說無益於治而不取辟猶以眉髮為無益於身而去之眉髮有身身未必肥眉髮去身之身未必瘦而不去之者以其体不可缺也古人無法正名宜但眉髮之於身乎且仲景曰清邪中於上焦濁邪中於下焦又曰屬藏者攻之不全

曰病態見於大表仲景曰隨證而治之宜取古法而求其要矣

臟腑

周禮曰參之以九藏之動而不分腑也仲景未嘗論矣無益於治病也傷寒論中適有之然非仲景之口氣疑後世攙入也夫漢以降以五行配之以相克推病且曰腎有二曰臟五而腑六曰臟六而腑五曰有命門有心包有二焦其說弗嘗堅白要皆非治疾之用矣

經絡

十二經十五絡者止本安說且不可從也

発汗、属府者、不令溲数、溲数則大便鞕、是等語皆緊要、其他内経所論、難経所辨、暨千金、外臺、類於法、呂於治、豈無益於治乎、而言仲景未嘗論、匈莽殊甚、

經絡

扁鵲曰、中経経絡、別下於三焦膀胱、又曰、絶陽之絡破陰之紐、此以経絡視病也、夫経絡於人身也、辟諸枰之有罰、今以経絡為妄不取、猶對無罰枰、假令弈秋為之、終不能善之也、史曰、必有経紀、工拙有一不習、古文理陰陽決矣、此之謂也、

十二経十五絡者、言人身気脉通行之道路、醫家之所重也、然無用乎治矣、是以不取也、如鍼灸法、無一不可灸之穴、無一不可刺之経、所謂所生是動井栄俞経合等、亦妄説耳、不可従也、

引経報使

本草曰、某薬入某経某臓、又曰、某薬治某経病、某薬某経之薬也、某物某臓之剤也、其分別配合、歴々乎如可據者、若其如此、誰失正鵠、然而不可以此治病、則其為牽強、可以知已、古法唯因上下表裏所主、而

引経報使

醫之用薬也、猶將之用兵歟、彊弱安危之效、死生起活之機、不可輕也、夫兵有正有奇、馬歩擇地、弓刀異使、多算勝、少算不勝、豈唯兵為然哉、仲景之論医、方法有経、逆順異治、機変不可窮也、豈惟上下表裏、足以尽古法乎、如張元素引経報使之説、虽古無此説、然仲景之方、亦皆以桂枝广黄、發大陽、葛根解陽明、柴胡和少陽、及理中之理中焦、白虎、十棗、承気、抵當、均入胃、而薬気之所趨、如鼓進金退、左麾

右指運諸掌上則有此甚於彼者至哉斯術也莫不以合法為本趣變為用苟反於法則安者危不知變則存者亡稽其聚散離合之際不可謂無入經入藏之理矣

鍼灸

灸鍼之有經紀內經之法古也扁鵲刺三陽五會仲景刺期門於太陽之縱及橫其它尸厥刺巨厥期門太陽少陽併病刺大推反肝俞太陽病刺風池風府且灸少陰灸厥陰不一而止後世不敢易紀律而精術妙手出於其間者不鮮矣今滅法立違而寘經絡分數於度外嗚呼弓失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此之謂也

榮衛

榮衛者水穀精悍之氣也不可直指為氣血之別稱也蓋運行一身經脈之中外如經營衛護然也凡之生髮之長營衛之行無少間斷均是氣血也運行者曰榮衛盈滿者曰氣血猶水之與流也如謂流是水之別稱宜理也哉故仲景之書有並稱榮衛氣血者可以徵焉也或榮衛和則愈或榮衛羸弱榮衛不能相將三焦無所仰等語皆切於治

處方不同焉耳

鍼灸

鍼灸之用一旦馳逐其病非無驗也唯除本斷根為難而已如痼毒灸之則動々而後攻之易治故鍼灸亦為一具而不必專用亦不拘經絡分數毒之所在灸之刺之是已

榮衛

榮衛者氣血之別稱也所謂榮行脈中衛行脈外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二十五度亦理而已非疾醫之用也不可從矣

者也彼言非医之用也不思諸甚矣夫

陰陽

夫天者氣而不質地者質而不氣人則氣質合焉氣陽也質陰也此人身陰陽顯然者也彼吉益子者體不具陰陽則已然彼既謂今天地即古天地人物亦然如果不具陰阴則人物亦非古人物也何言之相矛盾乎陰阴之於医事古人規則莫外於此豈可悖焉哉扁鵲謂以阴入陰所以治虢太子也仲景曰陽不足陰不足阴結陰結陰阴會通阴去入陰所以治本陰阴也若或置陰陽而不論偶一得功亦是詭遇已何足尚也夫朱丹溪張介賓之論所見各偏矣所以名不正而言不順也已

五行

醫書以五行配五藏以矣其用與其位其來也尚矣猶周礼官府之六属以天地四時配之五行氣也故曰行人亦稟天地之氣以生故以氣配之仲景曰夫天布五行以運萬類人稟五常以有五藏五者並行而不相悖者亦唯醫之教為爾如周礼食医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是以五味配之也又大卜

陰陽

陰陽者天地之氣也無取於醫矣如表裏為陰陽上下為陰陽猶可矣至朱丹溪陽有餘張介賓陰有餘之說穿鑿甚矣後人執兩家之中以為得其所所謂子莫之中耳其他如六經陰陽不可強為之說非唯無益於治反以惑人學者思之

五行

五行之說已見虞書及洪範下至漢儒熾言之素問難經欲由是以總天下之衆理窮人身之百病說之若符契然虽然要皆

所謂各以其方之色而其體辨之亦可以徵也五行出尚書配當之義見易高明配天博厚配地此亦可併思也若夫拘束地上五物及生勉勝後之理者不足與言治矣

運氣

運氣司天在泉之說無益於治療而有誤乎來學疾病之嬰人身豈可推司運而預期哉況又非內經之原文乎齊褚彥通明王安道繆希雍既弁之可謂英斷也然如周礼疾医春時有瘖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及內經陰阳應象論等說医所當知也

理

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鑿之為術

論說之言已今執其說施之乞術則致謬千里是吾黨所以不取也後人增演其說以誇衒理可謂無用之徒也已

運氣

五運六氣者無驗於病也考司天在泉推大過不及定寒熱溫涼按主病試應脈者無有其驗可謂迂矣要是陰陽家之言矣取於疾病醫乎

理

世之好言理者必物推事窮至其所不通鑿以誣之蓋理本非可惡者也惡其鑿焉

亦如此也惟理無形以順為形禹之行水亦唯順是行今棄理而臨疾又言不論其所以然者所謂盲人騎驢馬半夜臨深池吁危焉哉

醫意

夫醫之術也出於法而入於意得于午而應于心故其精微之極有不可以言者也苟意之不周惡能至精微乎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惟舊典可博涉機變則不可預論思之不置神將通也居今之世為古之工唯意與法已医而不用意奚知其可仲景曰伏氣之病以意候之此於西眕之外更示人以意候之法也医意之說其來也有據矣夫

耳故虫口能說百病之理而難其治者為其鑿也夫理無定準疾有定證豈可以無定準之理臨有定證之疾哉故呂黨論其已然者不論未然者又不論其所以然者蓋事理相依不離者也故事為而得之理默而識之

醫意

醫意之說一出而世之狡兒以為口實曰醫之道唯意以推之何必讀書受業而後為之邪吁妄哉陋哉豈可與言道哉蓋醫之為道自有一定法何鑿推妄行之為其

痼疾

醫之治痼疾也瞑眩攻擊或可除之然猶眎其元氣如何況其痼之久也虽良醫不能拔而去之而彼庸医者欲必除之盡力以攻之病未去而人斃中風嗝噎脹滿痿躄之病未入盲膏者何治而不愈之有其已入骨髓者虽盧扁亦不能治焉其方法與治術可學而知可思而得余亦有病論治驗見所著醫叢不贅於茲

素難

內經之為書不知出于何人之手亦無古文可以徵焉稱古人質樸編述多不書性字如尚書論語國策等不命其所編後來無復識別內經之書劉向程頤宋濂以為戰國之文不過以其地名官稱言之耳蓋上世作医藥以救夭死其術與法人以傳人後恐失其傳書以傳焉家異法人殊書故漢書有黃帝白氏扁鵲內外經今之存者黃帝內經已其白氏扁鵲及外經者不可見不亦遺憾乎而於今

如是也不由規矩以擬方圓不用繩墨而置曲直豈得不差乎學者思諸

痼疾

世醫以痼疾名持病而難乎治矣至如中風嗝噎脹滿痿躄等難之益甚是無它方不得法也蓋方法不愆焉則無病不愈也今從法處方其所難者得治不少矣彼已不能治則雖千百人中起一人不亦善乎此非入門同道不易論焉

素難

素靈二書古人以為先秦之偽作周南先

可見古義者、独頼此書之存、虽秦和越人倉公張機、亦無能踰其矩度、学者豈可不思哉、彼既非内経、又言有可法、不免首鼠両端、八十一難、以扁鵲傳不載之、為偽作、何考之疎乎、秦漢以降、天下言脉者、無不皆此書、故扁鵲傳曰、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鵲也、彼亦両手診脉、按腹断病、則居此書之術中、而不自知、可謂從笔迄妻矣、難経訣、診於寸口、候気於腎間也、其度越前古、独歩後来者、炤々乎、誰出其範圍乎、而彼言害道、且非扁鵲書、夫誣扁鵲、恐来学者、莫斯為甚矣、

生曰、六朝以降之書、然其中間有古語可法者、学者擇焉、難経傳以為越人書也、而其言理最勝、故害道亦多、考之扁鵲傳、亦唯偽作而已、

本草

本草妄説甚多、不足以徴也、然至考薬功、豈可廃乎、宜擇其合於仲景法者、用之、至加延齢長生、補元気、美顔色、入水不溺、白日見星、殊不可信也、其非炎帝書也、不待弁而明矣、後世服食家説、攙入本経、不可不擇焉、

本草

諸家本草、博采衆説、旁及道家方士之言、而尨雜無統也、医當擇之明白的実、不眩邪説、自試有効、瞭然自得、而後用以治疾也、古云工欲善其事、必事先利其器、苟器不利而事善者、未之有也、眉二神仙延年虚妄之説者、豈可與論醫焉哉、修徳氏已辨之、余亦誓古徴今、撰本草筌、欲以告同志、

修治

仲景之法有叹咀者各別擣者臼中杵者且鉛丹香豉出于制造麻沸甘爛異於煮法均皆修治也豈可厭煩乎蚤本中家之法多難遵用然砒石制以益毒膠皮制不減能況炮炙洗燒各適其可則亦似乎未可全擯斥之也學者思諸

相畏相反

古人制方也妙義精術誠諸千載之下見奇奏効應驗合轍蓋品味和調則桴鼓影響不啻也若夫處剤失法則非徒藥不靈過端已萌於此凡物之次然衆滅者蠏膏消漆枳椇化酒羚羊能碎金剛胡桃亦割鐵錢豈祇是已哉磁石引鐵琥珀格芥反彩也染也能也淨法而出色失和則損味其除相畏相反相宜不可勝數也譬如賢侮不相容寬猛難並行何曰甚無謂也

修治

後世修治之法甚煩如煨炮炒中黑微炒酒浸酢浸九蒸九曝等與佐飯佐餅為羹為胾之法何別乎去酷烈之本味偏性之毒氣以為鈍弱可狎之物何能除毒治病哉蓋毒即能々即毒製以益毒則可也殺毒則不可矣

蓋毒即能能即毒制以益毒則可殺毒則不可矣

相畏相反

相畏相反之說甚無謂也古人製方全不拘于此如甘草芫花未見其害也其他亦可以知已

以毒除毒、猶以兵攻兵耶、然兵有攻有守、或奇或正、及虛及實、避銳氣、擊惰歸、知節弊審動靜、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全國為上、破國次之、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唯医亦然、虛〻實〻、緩急成敗、唯法是依、唯機是察、治法必以除毒一法、非善者也、

藥能

甚矣哉、吉益子之好奇也、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何其言之疎且妄也、仲景未嘗言人蔓非補、治痞鞕、附子非溫、逐水氣、可謂誣也、今舉其一二以證之、傷寒論太陰篇曰、自利不渴者屬太陰、以其藏有寒故也、當溫之、宜服四逆輩、又少陰病、脉沉者、急溫之、宜四逆湯、又發汗病不解、反惡寒者、虛故也、芍藥甘草附子湯主之、又曰、附子溫經、反下利清穀裏寒者、四逆丨主之、如是則附子非溫而何也、其甘草附子丨、桂枝加附子丨、真武丨等方中、有附子而利水氣者、乃溫中運走之餘力耳、非本分之能也、如代赭石丨、深心丨之屬、治心下痞鞕、亦猶是已、非人蔓之能、而黃蓮代赭皇墜苦寒之力也、如桂枝人蔓丨治痞鞕、則為表裏不解

毒藥

藥者草木偏性者也、偏性之氣皆有毒、以此毒除彼毒耳、周禮曰、聚毒藥以供醫事、又曰、以五毒攻之、左傳曰、羞疢弗如惡石、古語曰、毒藥苦口利於病、內經曰、毒藥攻邪、古者以藥為毒、可以知已、後世自道家之說、混于疾醫、以藥為補氣養生之物、不知其為逐邪驅病之設也、可謂失其本矣、甚則至有延齡長年、還少不死等之說、庸愚信之、煅煉服食、以誤其身者多矣、悲夫、

藥能

數下之而裏氣大虛而設也、痞不待治而治者、乃人蔘補正之餘功已、且通脉四逆丨下云、利止脉不出者加人蔘一兩、發汗後身疼痛脉沉遲者、人蔘新加丨主之、霍乱篇曰、惡寒脉微而復利、四逆加人蔘丨主之、霍乱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丨主之、臍下悸者用人蔘、長沙氏以人蔘為補、焰々乎不俟辯也、石膏治渴以解熱也、熱之不解、惡能已渴、如厥陰篇云、傷寒脉滑而厥者、裏有熱也、與白虎丨三陽合病、自汗出者、白虎丨主之、此條不曰渴也、其它治渴者、有五苓柴胡猪苓承氣等法、豈石膏而已哉、鹵莽滅裂不顧紕漏、逆齒排擊世医、建立門戶、自是而非人、如此者、寔能合仲景之規矩耶、可謂扁蝠撼軒笑人之倒行已、

藥產

橘踰淮為枳、雞舌不產倭華、又幹蔓之甲天下也、實土宜之異產、地方棄物哉、医不可不弁識也、彼已言詳其土宜、而舍幹蔓為非、用倭蔓為能、前言而后反、嗟蜂也、口甚甘、尾乃毒、学者勿愛其甘而受其螫、

諸家本草所說藥能率多謬妄、故先生壹皆考信於仲景氏云、參觀其方、功用可推也、今舉本草所載、不合仲景者一二、如人蔘治心下痞鞕、而彼以為補氣、石膏已渴、而彼以為解熱、附子逐水氣、而彼以為溫寒、其相齟齬者、大抵為爾、先生別撰藥徵、以詳之、故不贅于此、

藥產

藥產有某土宜處、某土不宜處、其土之所生、性之所稟、不可不詳也、

人蔘

人蔘有數種今觀清舶賈船所載來者皆
非古也蓋蔘本味苦治心下痞鞕之物也
仲景之書及千金外臺方中所用可見已
自服食家之說行有補元氣益精力之言
於是浸甘草汁甘其味加修飾美外形以
衒貴價也人以為救死之良藥璧以為保
生之極品承誤以傳眩價而失真矣貧賤
而死者以為不用蔘之也富貴而斃者以
為蔘不及救之唯遁辭於彼而已且今用
之心下痞鞕不治和蔘能治之是其田製
造可以知也

人蔘之品類雖多而以
朝鮮產為上方今
此邦治化隆盛四方賓嘉
無不到焉往年朝鮮貢
人蔘實官園種之於
是
此邦有韓蔘實滿長之
仁澤也哉余嘗得其實
而種之花實根形與本艸
說相符取此證彼則韓
舶所載來者類贋可
辨製造可分何容貫
譬歟乎蓋人蔘功力豈
徒止治心下痞鞕哉然
大力破堅積治痞鞕
亦唯補正運化之餘
力已不然則漢以降醫
方之言豈無驗而言
之乎彼偶造不經之說於千載之下議誣古人簸弄來學此坐於不知土宜與淺陋自是也

仲景之論法設方明白精正千載一人於斯為盛以至後世肘後千金外臺等傳方之書所祖述所取則也而傳景以前無方之可見無論之可證也故褚澄曰漢以前有說無方漢已後有方無說而彼以為傳方之人非作方之人也且言雖仲景亦或有不解者此有何所見何所徵而言之邪肆口之甚一至于此也可謂穿鑿矣

古方

方者莫古於仲景而仲景為傳方之人非作方之人也蓋舟為長次太守博集羣方施之當時以傳後世而其書具存焉故欲用古方者先讀其書方用可知然後藥能可知也未知方用焉能知藥能乎蓋然未知藥能則方用亦不可知也況方意不可解者甚多矣蓋仲景亦或有不解者蓋則或有不解者而昔人所傳既用有驗者又奚容疑焉降至千金外臺書方刻不古者居多其可取者不過數方而已概多味

名方

本邦医俗傳称名方者蓋本邦上世之遺方歟柳俗間驗而傳之也未可知焉間有奇効者医當求以輔其術非無裨補也宋御局所輯者亦如是已彼若知之則何取方仲景之一書悉舍後世方而不取反俗方是問之爲哉可謂貂不足狗尾續已

者可疑矣世有欲以数藥兼治数證者自謂無不中也亦唯暗投瞑行也已學者思諸

名方

世俗所謂名方者間有奇効故醫傳之非醫者亦傳之不審其所出而一時施用有驗者相傳以為名方也益載書籍者未必佳傳俗間者未必不佳宜博求普問以輔其術矣

仲景書

仲景書有傷寒雜病論金匱要略玉函經

傷寒雜病論仲景手録書已亾矣今之存者晉王叔和所詮次非復長沙之舊也称金匱玉函者按文獻通考至於宋王洙得於蠹簡中蓋蠹餘書豈莫錯簡闕誤然徵言方畧多存於其書則可不徵諸江南諸師秘仲景要方者見千金夫曰玉函曰金匱皆後世美稱已非舊名也故仲景自序曰作傷寒雜病論十六卷未嘗曰作玉函金匱千金亦称要方都是一書宋時始分為二書去玉函二字單名金

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在骨髓金司命無奈之何仲景論傷寒亦猶是已其序六經之病則不可易也趙繼宗作邪說戴思恭有異論而後及本邦後藤氏大造畔正之說設淺深閉脫以愛亂之然其說至合病併病而窮矣趙嗣眞曰仲景之書一字不同則治法霄壤讀者其可不於片言隻字以求其意歟不達其意者悖師

其論傷寒及雜病甚詳悉焉然如要略玉函僞撰已先生辨之故不贅也雖傷寒雜病論独出于仲景然叔和撰次之加以己說方劑亦雜出失本色者往往有之且世遐時移謬語錯亂非復叔和之舊不可不擇也後之註家皆為牽強附會不可從也故先生之教其理鑿者其說迂者一切不取之所以求其本色也學者宜審焉

傷寒六經

傷寒論六經非謂病在六經也假以為紀也已及其施治也皆從證而不拘焉如後

匱要畧蓋其雜病論也今坊間所刻玉函經清陳世傑僞撰以欺夫小子亡識人已彼言理鑿者說迂者一切不取之何不別著一書而論之而作此兩端之說以惑來學哉

而惑於所見也已、彼書所論、大氐不出于後藤氏之糟粕、実慕商鞅變法襲李斯故智哉、

医病求因、治術要領、古之法也、素問曰、治之極於一、一者因得之、又曰、治病必求其本、[redacted]今以傷寒之一事證之、仲景曰、本太陽病、醫反下之、因而腹滿時痛者、屬太陰也、桂枝加芍藥湯主之、此太陰之見症、而用太陽本病藥、非治因而何也、其它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本是霍亂、今是傷寒、本不虛、是本病、及某經傷風某經傷寒等語、無往而非求因也、彼今舉桂枝湯、柴胡湯、白虎湯、通治之例、而言無求因、何術之粗邪、此所謂醫不執方、合宜而用者、如珠走槃、如槃走珠、無不可者也、在金匱曰、短氣有徵飲者、當從小便去之、桂苓朮甘湯主之、腎氣丸亦主之、病溢飲者、當発其汗、大青龍湯主之、小青龍湯亦主之、此所謂貴活法也、

世謂某證在某經、傳某經反誤下越經傳之說、皆非矣、不可從也、

病因

後世以病因為治本也、曰、不知之焉得治、予嘗學其道、恍惚不可分、虽聖人難知之已、然非謂無之也、言知之皆想像也、以想像為治本、吾斯之未能信矣、故先生以見證為治本、不拘因也、即仲景之法也、今舉一二而徵焉、中風頭痛發熱汗出者、下利後頭痛發熱汗出者、皆桂枝湯主之、傷寒宅熱往來、胸脇苦滿、中風寒熱往來、胸脇

不言因者、傷寒論中、無一二有之、亦精求其意、則不可謂無因也、若夫不求因而治病、必敗之道也、豈可徼幸十一、於千萬以取必敗之禍哉、傳云、皮之不存、毛將安附焉、吁危矣哉、

按傷寒論作白虎加人參湯誤矣今據千金方

苦滿、或瘧、或腹痛、或然入血室、有並證則皆小柴胡湯主之、傷寒大煩渴中熱大煩渴皆白虎湯主之、是無異其因、而方則同矣、可見仲景從證不拘因也、若不得止論之、則有二矣、飲食外邪是也、無然入口者、不出飲食蓋留滯則為毒、百病繫焉、諸證出焉、在心下為痞、在腹為脹、在胸為冒、在頭為痛、在目為翳、在耳為聾、在背為拘急、在腰為痠蹙、在脛為強直、在足為脚氣、千變萬怪、不可名狀矣、邪雖自外來、其血毒若不入、假如天行疫氣、間有不病者、天非

私人非不居氣中是無毒也然則一也故仲景隨毒所在而處方由是觀之雖曰無因亦可是以吾黨不言因恐眩因失治矣後世論因其言多端不勝煩雜徒以惑人不可從焉

治法

治有四汗吐下和是也其為法也隨毒所在各異處方用之瞑眩其毒從去是仲景之為也如其論中所載初服微煩復服汗出如冒狀及如醉狀得吐如蟲行皮中或血如豚肝尿如皂汁吐濃浮出之類是皆

治法以汗吐下和為限者張載人之糟粕而後藤氏之唾餘已仲景之設法也豈徒四而已哉有溫輕者有溫裏者或利小便或救裏治中州則曰建曰理治厥則為四逆為通脉及心胸有陷胷浮心之介或止利去黃刺者灸者與水者不與者及內藥於鼻中者諸禁汗吐下者觸類而長之則何所不有之有乎其它後世治術可取法者猶多焉以四者限之術亦亦拙哉

古人設禁忌甚嚴矣佛寒論桂枝湯方後云禁生冷粘滑肉麪五辛酒酪臭惡等物又烏梅圓下云禁生冷滑物臭食等其餘各方下云將息及禁忌內經所論千金外臺所序慎房室戒口腹且聖人鄉黨之教何言古者未嘗言禁宜也作此諛言取容於世可謂陋矣

得其肯綮然焉者也尚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可觀仲景之術三代遺法也今履其轍而嘗試之果無有不然焉者也於是乎吾知其不欺我矣然而世人畏瞑眩如斧鉞保疾病如子孫吁其何疾之除哉甚矣其惑之也

禁宜

人性之所好惡不同稱口腹者為宜不稱者為不宜古者養精以穀肉果菜未嘗言禁宜也後世嚴立禁宜曰某物增病某物勝藥也然其為物所奪者非藥也何以勝

度量衡三者聖人所製經濟所先古今沿革史書可以徵也豈為不審耶此書舉二而失一亡乃不可歟鑒若不詳之則今古方藥分數何由準之夫度量衡之原以秬黍起數見漢書本邦之制太氐從唐朝制據杜氏通典度量衡三倍於漢以本邦今通行者考之太氐衡三倍於漢量十倍於漢度以貨泉大為一寸鑒當由此準之出入和劑以彼準此依物作證何不詳之有李時珍曰今古異制古之一兩今用一錢可也古之一升即今二合半也此亦以明秤量準漢制者歟凡古之方藥劑大而服小以傷寒外臺千金等疾差停後服不必盡劑或服不盡劑服一劑尽

彼病之為哉立禁宜之弊至進其所惡禁其所好不亦左乎

量數

銖兩升斗古昔所用甚密矣虽然年世悠久不可得而審也如其概則可推知已先生乃有所考畧此後世彼方一貼之重大率不下數兩今見華客來長崎者所用亦然此有以一錢為一貼之說輕重僅出此耳夫以殺性之藥佐如此小劑且其煎煮之法不一而止再煮其滓服之何其治疾勝毒乎是故先生之教專守方書輕重

病証猶在者更作服等語而可知也故内経曰能毒者以厚薬不能毒者以薄薬此劑五軽重因疾為之也余有考證附醫叢中彼曰殺性之薬作如此小劑不経殊甚不勝捧腹

臨蓐之法医所當審密看察也豈可以伽習俗乎産後血暈必要蔓著庸醫所為守株刻舟之属已産帯之法虽華人有之為初胎設不聞如此邦産帯習為常而其法亦差異系囊便方曰初胎四五箇月前後用軟絹或帛濶七八寸自背纏至腹以針線縫住如兜肚様晝夜不解倘胎長大覺胸中有氣急狀方可線三分或五分不可滿寸漸以調之則肌肉有所束縛不使胎長極大便於産也此方不特宜

必較多少必量如其再煮則古所無也故不為矣

産蓐

産蓐之法方土所習各殊其有害者除之無害者從之勿為收生家法所拘束焉恐反生它病已蓋産後困倦欲眠且臥而今京師俗數日戒之甚不可若血暈欲以蔓芪之劑防之妄矣宜審證治之又姙娠腹帯之法中華古無之

本邦有之者世謂

神功皇后征韓姙娠擐甲故用之非常法

干初胎者、虫慣胎亦可也、知非通行者也、呂門亦有產帶法、產後枕法、不贅於此、

初誕

初生医法、千金方有拭法、以拭取舌上惡血、甘艸湯吐去心胸中惡汁、朱蜜法定神止驚、其它準繩有黃連湯、活幼方有黃連甘艸拭法、直指方茯苓丸、以枳殼黃連治氣短腹滿、非茯苓為下胎毒也、豈待乎之、千金朱蜜法、彼謂為逐毒、非也、丑香湯出千金聖濟總錄、御局等、遍疽諸瘡之方也、

本邦医俗、以為胎毒之藥、鹵安之甚、當辨正而禁之、夫人者與天地參、確乎聖人之言也哉、而彼已以陰陽五行為外物、此何其言之太相逕迮哉、天地之氣有盛衰、草木有苗而不秀、人生亦有稟賦強弱、是乃所以與天地參耳、彼已作天不裂地不壞之言、不論嬰兒強弱、一切攻擊、又何畏怖之有、豈是仁人之用心哉、

也、

初誕

初誕之法、務去胎毒為主、且不早與乳可也、二三日為度、若早與之、其毒難去、如朱蜜茯苓丑香等、何毒之逐、不用而可至其有病者、莫令綿延、須急攻之、今人動輒謂人之稟性、古今自有厚薄、今也薄矣、故不勝攻擊也、宜補之、惡是何言哉、夫人者與天地參焉、天不裂地不壞、何唯人之異哉、虫草木亦然、以今之藥攻今之疾、何畏怖之有、

痘疹治法大要與癰疽無異者薛立齋之言也又曰宜并表裏虛實寒熱蓋表虛而用發表之劑輕則班爛重則不能起發而死裏實而用托裏之劑輕則患痘毒重則喘息腹脹而死裏虛而用疎導之劑輕則難以貫膿結痂重則不能結靨落靨而死治法豈可不慎哉若果除毒一法為能治痘治亦易之哉可謂古今小方脈牛刀割雞長叉刈葬豈其然也哉況起發灌膿結痂三者皆賴脾胃榮養何可妄投尅代之除毒以招大枉乎夫痘疹為嬰核保生第一關隘也術豈可若斯粗哉魏桂岩順逆險三法及錢仲陽陳文中之論虽各有得失亦後昆所取則甚它博問審尋不可敢忽是古者医学之所以分科習業貴乎精專也

痘疹

痘疹之證古籍不概見焉東漢初始有之本邦則聖武帝時云蓋天地人物無古今一也豈古有之者無于今今有之者無于古哉意者自古有之不傳其名已其為病也始與癰瘍無異矣治法亦以除毒排膿為主如補浮二法則不知者之所立耳蓋見毒酷而死者也未見毒盡而斃者也其斃者是酷毒壅塞之所致也醫其詳諸

攻補

語曰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彼吉子者欲以攻之一言盡医之術妄亦甚矣夫事物之理勢二曰利曰害而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凡人身所患唯邪盛正虛耳攻之去邪將大利於人身者也然圖之不審害旋隨之惟攻可攻於可攻之時則利攻不可攻於不可攻之時則害用舍有宜張弛異勢而彼不辨虛盛由攻而已吁玉石俱焚良莠同陷此存亡之樞機不可不察也故善医者先料內以攻外不逐末以損本然後安平可保大邪可除今不辨虛盛惟一於攻攻罷即敗不保其勝恐非疾醫之良筭也如能知邪正利害之際可攻而攻之可撫而撫之庶幾不誤乎無喪安危之數矣

醫之於術也攻而已無有補矣藥者一乎攻焉者也攻擊疾病已內經曰攻病以毒藥此古之法也故曰攻而已精氣者人之所以生也可養以持焉養持之者穀肉果菜耳內經曰粮精以穀肉果菜不曰之補而曰粮古之言也蓋雖穀肉果菜乎猶且難補之而況藥乎豈人力之所能也哉故曰無有補矣後世並論攻補岐藥二之專為補氣之說曰病輕則攻之重則補元氣若強攻之元氣竭死夫藥者一乎攻焉豈得能補之哉元氣果可補則人焉死妄誕

以庭羸言虛實者猶以彼相分賢愚凡庸之見已今以羸弱立虛實論設羸弱實以證虛實医主天禀謂之虛彼主失常謂之實不知指物不能正名皆非也又欲實其說而引內經邪之所凑其氣必虛若內經言其氣必實則可也欲證實而反引虛實不知而謂然医不知而默然彼亦不知而妄言豈可不笑哉以氣虛皆虛脾胃虛為從

特甚矣

虛實

夫正權衡而後輕重可較也審平常而後虛實可論也蓋人自有常焉失常然後有虛實矣於精氣謂之虛於邪氣謂之實何以言之內經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夫精氣者人之不可無焉者也唯懼其虛故言之虛又言之奪邪氣者人之不可有焉者也唯懼其實故言之實又言之盛是故虛以粮言實以攻言攻之者毒藥粮之者穀肉此古之法也故虛實皆可由平常

之所創焉、以余觀之、猶作環舞者、宮室皆轉瞰回流者、頭目自拖、非宮室之幻惑也、人自惑之、非回流之改變、而人自變之、彼以攻一言、斷医之道、主見證而希速効、終乃畔理傷道、猶硜之然、欲果於行、危矣哉、聖人言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信也哉、此言、学者可不慎焉矣夫、

而論焉、有人於此、體甚羸弱、所患最多、問曰、僕免身至今、如此其患、衆醫咸曰、如爾此天質之虛症也、病不可治矣、若欲強治之、其斃也必矣、不若補以全生也、乃以藥代飲食、無一日廢之、虽然、尚仍舊、子之所見、亦如之乎、願聞其說、曰、豈其然乎、以余觀之、子之所患、是乃実也、其人諤然曰、子何言之妄、瘦瘠如此、加之以病、人咸為虛症、何謂之実也、曰、吁、何此之謂哉、夫虛実者、失常之名也、於邪気謂之実、於精気謂之虛、子已有病、何命以虛乎、又豈得謂之

太田何某妻背之中行七推邊生肉塊其大如仇時
疼痛一醫唱外科醫膏藥而有糊口者爲之費金
專來而請診其形狀離肉動搖有肉堅者病者曰
服茱而三年無効前医鍼之謂促死期如何之觸藩如狗也諾
於身作流氣飲與之兼以六軍丸數日之後截瘤貼膏
百日而羹全効至于今四年訪於寒暑專

天質乎哉是當其胎胎之初受疾而生精
氣爲其所抑壓而不能充暢者耳內經曰
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是也然則審其術以
攻擊之飲食隨其嗜欲則病去而精氣自
充暢矣夫然後肥瘠強弱是其性已於此
乎可謂天質而已矣彼不由平常而論虛
實也紛々乎不知所適從矣故目不見其
病唯羸弱是視遂名以虛症不亦謬乎是
不正權衡而較輕重者也且夫所欲補之
者非藥乎藥者偏性之毒物耳是以能能
拔邪氣而不能補精氣也若唯精氣之虛

盡以穀肉親之彼既欲補不能也竟使人不免瘁爾懷病以終其身也悲夫要之坐不辨其為失常之名焉耳矣又如謂氣虛腎虛脾胃虛之類亦率準之皆不因疾命名徒之所創焉

醫斷畢

MS B 812

題醫節後

西肥鞠之逸。世以醫仕佐賀大夫多久氏。曩歲來于平安。受業東洞先生寫。就述其說著醫節。既而歸矣。亡弟而就木。先生為之哭泣。曰。惜哉鞠氏之子。天若假之年。補翼吾道。無或墮殆也已。何其不幸也。今乃傾焚。以謀刻此書。使鞠子不朽也。而者而有起。來謝机前歟。余雖蹤芳。亦以與在末列。取而校之。且補其遺漏也。此改補及虛實。則以更撰已。

敢繼先志之爾。寶曆己卯春二月

平安　中西惟忠子文影

ARMY MEDICAL LIBRARY WASHINGTON, D. C., U. S.